

张怡微：我和《西游记》也有一个情关



张怡微 受访者供图

就像巴尔扎克所言，伟大的爱情一开始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，张怡微觉得，这也正是她和《西游记》的关系。她原本以为《西游记》只是自己文学历程中的一门选修课，没想到却最终成为专业研究，甚至日常生活中温柔有情亦有能量的长久陪伴。

新近出版的《情关西游》里，张怡微以重读“西游”故事为方法，着眼“西游”情缘为镜像，四十余篇视角独具的文章，引领读者烛照世情、反观自身，重探世界视域下中国文学经典的魅力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

重读《西游记》，读出“伟大”和“神迹”

2012年，张怡微负笈台湾政治大学。在那之前，她从来没有想到《西游记》对于自己人生的重要意义。在研修导师高桂惠教授开设的西游课程时，甚至还带着些许游戏的心。

在中国人的文学生活中，《西游记》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《西游记》的特别之处，在于它常常被泛化为普通人的日常娱乐，网络时代尤甚。张怡微说，在重新阅读《西游记》之前，她已经留意到，坊间有很多关于《西游记》的趣谈，“比方说，为什么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期那么厉害，可是走上了取经之路，却连一个小妖怪都打不过？孙悟空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取经队伍的核心却是唐僧？”

这些趣谈的产生，张怡微认为应该是源于《西游记》与大众传播，或者说现代传播的结合。

当二十五岁的她重新打开《西游记》，目光行走在字里行间，看到的是一部完全超越旧时阅读经验的《西游记》。“我们的一贯印象都是《西游记》是给小孩子看的书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《西游记》当中有大量打场的场面，有大量的要吃人肉、吃唐僧肉的场面，比方说要吃唐僧肉。也有很多很暴力的，比方说孙悟空会摔死百花羞的孩子，这样的比较激烈的举动。这真的是很适合给小孩子看的书吗？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。”

带着这些问题，张怡微一步步走进了《西游记》研究的世界。先是博士论文做了《西游记》相关研究，回到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后，又申请开设了本科生通识课“《西游记》导读”。

随着孙行者的成长而成

长，随着孙行者的跋涉而跋涉，十年以来，《西游记》于张怡微而言，已然有了接近“伟大”和“神迹”的意义。

再“补”《西游补》，解开孙悟空的情关

在重读《西游记》的过程中，张怡微尤其关注到了明人董说的《西游补》。

《西游补》全书仅十六回，从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第六十一回“孙行者三调芭蕉扇”补入。主要叙述孙悟空被鲤鱼精迷惑，渐入梦境，在虚幻的世界中穿越古今，经历了一系列变身，最后在虚空主人的呼唤下才醒过来。对《西游补》的主旨解读，历来众说纷纭，张怡微认为董说其实是在为《西游记》当中没有经历过情难的孙悟空补上一个情难。

“《西游记》当中九九八十一难，实际上每一难都是取经人的心魔。书当中也说：心生，种种魔生；心灭，种种魔灭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每个人都有弱点，比方说好色的人，他就总是会遇到美女，贪财的人他总是会遇到路上突然出现一笔钱。只要有人性的弱点就会有小说的诞生，因为小说就是处理人的复杂欲望的问题。”

在《西游记》当中负责情色考验的，主要是猪八戒和唐僧，孙悟空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。董说为孙悟空补一个情难，在张怡微看来，并不仅仅关乎情，“行者不断坠入深渊、穿越时空，且恰逢历史的攸关点。文本以情喻史，以你依我依的周旋或是酣畅淋漓的审判，演示了未曾直言却众所周知的历史大沧桑。孙悟空像本雅明笔下的‘历史天使’一样穿越古今，自然而然地从古代一直浏览到灭亡之际的历史残局。”



《情关西游》
张怡微 著
上海古籍出版 2022年1月

张怡微

青年作家，文学博士。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戏剧(创意写作)专业导师。出版作品二十余种，代表作《细民盛宴》《樱桃青衣》《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》等。2021年获得第四届“茅盾新人奖”提名奖、“未来文学家”大奖。



扫码看视频

学术性地重读“西游”系列，也让张怡微发现了更多微妙有趣的细节，“《西游补》当中出现了一个法器，叫做驱山铎。它提醒读者，唐僧在《西游记》原著当中是非常怕山的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看到崇山峻岭，他就会说，这里山高好，有好多荆棘密布，是不是会遇到灾难？这个时候孙悟空就会出来给唐僧讲一段《多心经》，说师父你不要多心，多心就会惹来灾难。在《西游补》里孙行者要去秦始皇那里帮唐僧要一个铃铛，也就是驱山铎，摇一摇就可以把山驱走。”

这些能够言说尽的以及还不能言说尽的种种，都被张怡微收进了五年前出版的《情关西游——从《西游记》到《西游补》》一书中。封面上，孙行者在一枚粉紫色的桃子里闭目打坐，身着粉衣一袭，面颊上红云两朵。

放眼域外，追踪《西游记》出海记

最近五年来，张怡微一直在开设《西游记》导读课程，陆续又有新发现。目力所及，她锁定了“西游”系列作品域外传播的研究。

“《西游记》脱胎于玄奘取经的故事。从《大唐西域记》到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，再到《取经诗话》，才第一次引入了孙悟空这个猴行者的形象，作为保镖出现在西行之路当中。再到《西游记》的评话，《西游记》的杂剧，《西游记》的南戏，包括西游电影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香港的电影公司、上海的电影公司，许许多多的改编，最终带领西游这个古老的取经故事，以中国文化的形象输出到包括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在内的世界各地。即使外国人没有读过完整版的《西游记》，他们只是读过节译版的一些情节，他们也会知道在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武打明星，就是孙悟空。我记得看到有一个新闻说，瑞典就有个小男孩很喜欢美猴王的故事。”

在《情关西游——从《西游记》到《西游补》》的基础上，张怡微又增添了十几篇文章，浓缩了新的研究成果，把《西游记》的阅读经验、传播经验，包括在域外的表现都囊括其中。

“比方说《西游记》到了日本，沙僧的形象曾经和河童做过一个结合，又好比说沙僧的形象还不只有河童，日本人还把沙僧的形象改成一个中亚人的面孔。这也可以佐证中古时期取经团队从中国到印度的过程当中，有大量的多民族、多语言的环境。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，又是如何交流的，这都是些很有意思的问题。”

新版的《情关西游》，封面上，那枚包裹孙行者的桃子已经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叶菩提。行者架着祥云立身其上，从五年前拘谨的状态渐入佳境。

对话

《西游补》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难

读品：《情关西游》的书名有好几种解读方法，究竟应该怎么理解？

张怡微：五年前的版本，还有一个副标题“从《西游记》到《西游补》”，所以“情”的问题就被凸显出来，因为《西游补》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难。这次修订、增补，主要在《西游记》细读的部分，所以就把副标题去掉了。我觉得，大部分读者，都是西游文化的读者，影视在西游“情”的故事上着墨也很多，我想随便理解都可以，只要能有兴趣回到原著、甚至去到《西游补》的阅读中，就是我的期望。

读品：最早如何与《西游记》结缘？

张怡微：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《西游记》是四大名著当中最熟悉的一本，即使是没有看过《西游记》原著的朋友，也会对《西游记》人物形象了如指掌，对一些著名的桥段，比方说盘丝洞、火焰山都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，甚至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也会专门找《西游记》当中出现过的景点。所以，可以说《西游记》的文化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是非常非常亲切的。我们上海这个地方实际上跟西游的缘分也非常深，除了有1961年大闹天宫的动画片之外，我们也贡献了很多戏曲的西游人物的形象。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每年7月到8月，上海京剧院或者上海昆剧团都会表演西游的武戏，我们上海也诞生了非常多的艺术家，通过绘画、美术、音乐来表现跟西游有关的主题。

读品：这5年来你一直在复旦大学开设《西游记》导读的课程，对于这本经典名著，你的学生有什么阅读反馈？

张怡微：在课程当中，学生给我很多有意思的体验。他们有的会说自己《西游记》的“独唯粉”，就是他只喜欢其中的一个人，大部分情况下是粉孙悟空。喜欢唐僧的人很少，经常有学生的报告，写的题目就是质疑唐僧凭什么当师傅。还有就是他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这些也在提醒我，每一个时代读者都会用他们的方式来理解经典文本，而我们的经典文本也的确经得起这样的拷问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

读品：运用学术的方法去解读《西游记》，让我们看到了别开生面的天地。接下来，有没有考虑过从其他的角度继续重读“西游”？

张怡微：其实我的路径一直都比较偏门，我是从续书阅读中重新检视阅读《西游记》遗漏的含义。比方《西游补》就是一个角度，《西游补》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中国小说，在海外评价很高。我博士论文就是做明末清初《西游记》续书研究，包括《西游补》《续西游记》《后西游记》三个文本。其中《西游补》是国内外文学评价最高的。董说为孙悟空设置的情关，遇到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妖怪，而是一个空间，他不知不觉进入到情妖（鲤鱼精）肚腹中，脱离了现实三维的世界，进入到一个多维的空间（《西游补》中有青青世界、古人世界、未来世界、朦胧世界等多维空间），这是非常超前、现代的想法，简直不像一个明代小说。我喜欢《西游补》的故事，很大程度是因为佛教故事在中古时期就会对维度做文章。后来我们看《画壁》，恐怖的感受是人被色相引诱进入画框，降到二维世界出不来。后来电视剧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和张艺谋导演的《一秒钟》，讲的就是类似的对话，三维空间的人和二维幕布里的人的对话。也许印度人是比我们更会讲故事，也更会预言。预言，就是讲故事的意义（其实也是方法）之一。